

79153/232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82

5

6

焦氏類林卷之五

楚業 焦氏 功弱侯爵
王元身孟起校

秦史

于高遊楚國鄭文李節相喜及將遠請故人談說畢

文節遂行三旬臨別文節流涕文順于高拱手高揖

而已其徒約之謂曰始吾謂二十丈夫也乃今知其

婦人耳人言楚家也哉而節不娶乎

秦史 楚業 焦氏 功弱侯爵 王元身孟起校

于高遊楚國鄭文李節相喜及將遠請故人談說畢

焦氏類林卷之五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豪爽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
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
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
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孔叢子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劇子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

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
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
有急扣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
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
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
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西京雜記

索勸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
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
斷汪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肩堤勸厲聲曰

至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
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謹叫

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

水經注

馬援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新息侯乃擊牛醢酒勞饗
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
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羸餘但
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

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在中
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
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謝

承後漢書

馬實曰幸生盛明之世免甄瓦之資託爲丈夫當建
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歿之物穢天地之間同上

吳郡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拔劍斫水罵伍
胥風濤得濟同上

陳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
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
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
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
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
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
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
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
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

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
歌之水經注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
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
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曹景宗旣賢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箭如餓鷄叫平澤
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
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

至今來揚州作賢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

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

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

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

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

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

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髮裴

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月瑣瑣常

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

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
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
使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
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竝爲景
行乎當時賞其風期後邁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
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晉載記

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曾楯上磨墨作檄文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
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

覆溺何足爲怪卽命登舟舟移而風自息

三十國春秋

李苗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
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
倒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賢於見知當使夕
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
其志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
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宗慈答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
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椎車辟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無八騶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
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斌初爲道人有才辯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
於瓦官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
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
祿藪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問名叙勲僧

正那得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
四座屬目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
須斬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
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爲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
於樂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
悅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邊之文育

不省曰但知有大槩耳誰能學此取富賢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
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
有賢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
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賢誰能端坐讀書作老
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
敖曹故以名字之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為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
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歎鼻療黃不差
而臥歿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
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歿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
與孝爾其勉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
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
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
豈異人意也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
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
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
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
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
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碑贈
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

下衣服極敝命屈之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自
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登舟
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幽閒鼓吹

歌者袁絢嘗從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
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
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歌罷公自起舞

任達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衛端木叔藉其先貳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禽
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其祖賜

東方朔為郎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
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練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
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
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皆以為狂朔曰如
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
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
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十金厚自奉

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

反吾真必以易吾意歿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

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按西京雜記楊王孫名貴史失其名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

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

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吳志

鄭泉嗜酒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阮嗣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兗州刺

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

魏氏春秋

阮籍嗜酒荒放露頂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

王隱晉書

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

名士傳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

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謝安縱心事外踈畧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坦之嘗以書規之安荅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以自娛耳若潔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為人

宋明帝文章志

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懽興

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
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
意酣歌也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
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
馬爲二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
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

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
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
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
反故紙乎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
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
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
已無愧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日歿蓋生者物之

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
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絕
劉含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嘗云不
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時欲
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操聞之
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宜勿飲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爲
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
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使吾終
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
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
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甞
停閨閣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
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
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

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
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
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
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
袁尹又嘗步履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
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
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陳暄嗜酒沈酒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
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

杯吾不以爲多吾嘗辟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
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
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
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
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
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
無多言非爾所及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竝關
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脇我邪消難拜謝請
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拈消難頸更索

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皆脫車輪更留一宿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常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無功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爲大樂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歿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歿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遂棄官去

韓朝宗爲山南采訪使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實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文酒講好甚適或日子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

王士源浩然集序

裴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
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晉公
遺語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
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
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
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馮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
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
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伎樂殆以百數所得月
俸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
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右補闕正已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
寢室人勸移之憚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
愛耳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於洛陽
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
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爲注籍供職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間

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
獨存亦何足樂

子瞻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
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邪已而思之天
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
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
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
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
此可爲一笑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
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
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
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
數十皆驚歎以爲真謫仙人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
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
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
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枕神仙謂人云
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

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蜚都則又蒙騰浩淼而不思覺也

寵禮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說苑

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國語

董仲綬知為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

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珪璧之敬 論衡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財帝嘗謂祭以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謝承後漢書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
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
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目考驗楚王瑛謀反連及
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
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掾

陳留耆舊傳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
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

勿驚

范曄漢書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
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
遽怪哉逢卽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
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

分坐

河南尹羊陟知壹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壹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
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
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書刺謁規臥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
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
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
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蔡邕才學顯著譽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
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
章當盡與之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所以治獲之者萬方
時有加减權爲慘感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壁瞻之

見少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喏夜不能寐
病中瘳爲下敕令

吳錄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
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
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
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

羊元敬嘗詣謝混謝拂席易衣然後見之時康樂在
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
賀琛進見武帝語輒移晷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
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人呼之

史寧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以所服冠履衣被弓甲等賜寧語其使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衣公善始善終無損功名

後主晏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提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

譏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从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

張譏豎義素麈尾未至勅取松枝手以授譏

陳書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

唐書

王起文宗時侍講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卽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文宗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與卿爲談柄

真宗祀汾陰召華陰處士种放不至問使者云臣到放所居適于草廡中看泗水牛詒闕行在所得古画四十餘軸悉賜之

宋學士王珪召對藥珠殿設紫花壇命坐珪英宗挽詩曾陪藥珠殿獨賜紫花壇紀此事

企羨

趙咨拜東海相道經棗陽令曹嵩迎謁不爲留嵩送
至亭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
爲天下笑卽棄印綬還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
時人所貴如此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
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
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
山南遂有公超市

益州刺史董榮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

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
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
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益部耆舊傳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
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
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
在霄漢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反郡敦請懇
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
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蕃椽林木必繕治

墻宇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
父今可成曰鄭君不得稱名

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
寔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
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
高皆悉稱公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
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
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
爲通德門

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
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殷光小說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
求棓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
劉備邪卽遣兵三千救之

吏部郎謝朓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
席嗟嘆久之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克臥具
而去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
代之交爲詩叙意詞理清典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陶隱居深慕張良爲人曰古賢無比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張靜
默無語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
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
吾羞對軒冕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
愛其真素徒與相近

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士常

成泥渾

賈黃中談錄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
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
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仕宦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
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
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
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

韓詩外傳

西門豹爲鄴令清冠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韓非子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孔臧集序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竝專

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緞爲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漢官儀○沈佺期直宿詩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

鍾離意上書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楊震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鸕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

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馬融少而好學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
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
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者身貴於天下
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
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

融自叙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
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歿當廟
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
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竝無所就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嘗問其子
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英稱歷
位卿守論者咸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
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鈞狼狽而走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
設儲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廼徙入舍祭竈請比
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會子自劾去
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爲主簿子旣爲之
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爲主簿而

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文學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主簿乎

趙溫字子柔初爲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歿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蘇瓊幼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

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胡廣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爲三府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楚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劉靖爲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

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

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竒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盧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盧毓爲吏部魏文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魏志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

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魏畧

羊祜與弟書曰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

山濤啓事

阮修字宣子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

儲宴如也瑯琊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否修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

傳

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陸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

殷深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王子敬辭中令帖云民志不慕高情不忘榮惟欲離
今任耳餘無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
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
也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二人從郊祀偃
乘車在前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車何疾曰牛駿馭
精所以疾耳偃謂瑀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驎羅于羈
絆所以居后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曰一蹙自造青
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

人多矣克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
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
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
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
言有因有緣言無中人不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
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曰不喜君得諫議
喜諫議得君

齊王瓘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顧憲之爲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中植嘉樹曰吾爲憲之植耳後果爲此職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耶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草甚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沈嶺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見

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嶺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張懷拜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齊武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旣富貴那得復委去懷曰陛下御臣若養馬無事就閒廐有事復牽來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改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

陸文圭啓

荀家門內羅列入龍
柳氏亭邊參差五馬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天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爲名言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曰予有悍室亦令家道轆軻三同也

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太守今卿又爲始安所謂二始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安耳

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卷之五
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
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
人因放還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
秦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書牘汁
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暴腮蟬腹龜腸爲日已
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
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
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爲座

右銘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
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
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秀之爲晉平暮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
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
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
求歸

劉善明嘗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
累爲州郡以母在北頗贖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曰

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
皆因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
康闕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
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袁淋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
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病免官

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
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

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之國史

補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
同在政府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一時兩命
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張曰侍郎
爲衣冠之華選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非往賢所
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爲精神執儀蘊揚班之辭彩兼
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爲最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堂書命皆在台座
前此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

傳山類考 卷之六十五
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歐陽彬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
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橋机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
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鵷鷺鸞鷟豈衆禽之偶柰
何屈以狎之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容
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
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君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
當白誰也

